宋史/卷4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七十九 ◄

宋史
卷四百八十　列傳第二百三十九　世家三

► 卷四百八十一

吳越錢氏

錢俶

吳越錢俶，字文德，杭州臨安人。本名弘俶，以犯宣祖偏諱，去之。祖鏐，因黃巢之亂，據有吳越，昭宗授以杭、越兩藩節制，封彭城郡王。歷梁、後唐，加吳越國王，卒，子元瓘嗣。元瓘卒，子佐嗣。佐卒，弟倧嗣，為其大將胡進思所廢，遂迎立俶，事具《五代史》。俶即元瓘之第九子也，母吳越國恭懿夫人吳氏。

晉開運中，為台州刺史。數月，有僧德詔語俶曰：「此地非君為治之所，當速歸，不然不利。」俶從其言，即求歸國，未幾，有進思之變。

漢乾祐初，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、鎮海鎮東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兼中書令、杭越等州大都督、吳越國王，賜號翊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，賜以金印、玉冊。三年，江南遣其將查文徽攻福州，俶發兵擒文徽，獻捷，加尚書令。

周廣順初，授諸道兵馬元帥。二年，授天下兵馬元帥，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治忠正功臣。六月，丁母憂，起復。世宗即位，授天下兵馬都元帥。顯德三年，世宗征淮南，令俶以所部分路進討。俶遣偏將吳程圍毗陵，陷關城，擒刺史趙仁澤；路彥銖圍宣城。俄俶軍戰敗，復失常州。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，詔俶班師。五年夏四月，杭州災，府舍悉為

煨燼，將延及倉庾，俶命酒祝曰：「食為民天，若盡焚之，民命安仰！」火遂止。世宗聞之，遣內侍齎詔恤問。是歲，淮南內屬，遣翰林學士陶穀、司天監趙修己使俶，賜羊馬橐駝，自是以為常。七月，又遣閤門使曹彬賜俶兵甲、旗幟。六年，恭帝嗣位，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。

建隆元年，授天下兵馬大元帥。俶舅寧國軍節度吳延福有異圖，左右勸俶誅之，俶曰：「先夫人同氣，安忍置於法？」言訖嗚咽流涕，但黜延福於外，終全母族。自太祖受命，俶貢奉有加常數。二年，遣使賜俶戰馬二百、羊五千、橐駝三十。乾德元年，以白金萬兩、犀牙各十株、香藥一十五萬斤、金銀真珠玳瑁器數百事來貢，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正恭順功臣。是冬，郊祀，遣其子惟濬入貢。

開寶五年，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，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。未幾，遣幕吏黃夷簡入貢，上謂之曰：「汝歸語元帥，常訓練兵甲，江南強倔不朝，我將發師討之，元帥當助我，無惑人言云『皮之不存，毛將安傅』」。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，連亘數坊，棟宇宏麗，儲偫什物無不悉具。因召進奉使錢文贇，謂之曰：「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，比來城南建離宮，令賜名『禮賢宅』，以待李煜及汝主，先來朝者以賜之。」詔以草示文贇，遂遣文贇賜俶戰馬及羊，諭旨於俶。

七年五月，賜俶襲衣、玉帶、玉鞍勒馬、金器二百兩、銀器三千兩、錦綺千段。是冬，討江南。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，以俶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，賜戰馬二百匹、旌旗劍甲；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，盡護其軍。李煜貽書於俶，其略曰：「今日無我，明日豈有君？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，王亦大梁一布衣耳。」俶不答，以書來上。

八年，俶率兵拔常州，加守太師，詔俶歸國。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，遂進討金陵。上嘗召進奏使任知果，令諭旨於俶曰：「元帥克毗陵有大功，俟平江南，可暫來與朕相見，以慰延想之意。即當遣還，不久留也。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，豈食言乎？」江南平，論功以俶大將沈承禮、孫承祐並為節度使，為防禦使者一人、刺史六人。

九年二月，俶與其妻孫氏、子惟濬、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朝，上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。俶將至，車駕先幸禮賢宅，按視供帳之具。及至，詔俶居之。對於崇德殿，貢白金四萬兩、絹五萬匹，賜襲衣、玉帶、金器千兩、白金器三千兩、羅綺三千段、玉勒馬。即日宴長春殿，俶又貢白金二萬兩、絹三萬匹、乳香二萬斤。賀平江左，貢白金五萬兩、錢十萬貫、綿百八十萬兩、茶八萬五千斤、犀角象牙二百株、香藥三百斤。車

駕幸其第，又貢白金十萬兩、絹五萬匹、乳香五萬斤，以助郊祭。

三月庚午，詔曰：「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，或劍履上殿，或書詔不名，率由豐功，待以殊禮。今我兼其命數，用奬勳賢，輝映古今，允為優異。咨爾吳越國王錢俶，德隆宏茂，器識深遠，撫奧區於吳會，勒洪伐於宗彝。昨以江表不庭，王師致討，委方面之兵柄，克常、潤之土宇，輔翼帝室，震疊皇靈。而乃執圭來庭，垂紳就列，罄事君之誠慤，為群后之表儀。爰峻徽章，以旌元老。可特賜劍履上殿，書詔不名。」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，令惟濬齎詔賜之。宰相以為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，太祖曰：「行自我朝，表異恩也。」俶獻白金六萬兩、絹六萬匹為謝。

太祖數詔俶與其子惟濬宴射苑中，惟諸王預坐。每宣諭俶，俶拜謝，多令內侍掖起，俶感泣。又嘗一日召宴，獨太宗、秦王侍坐，酒酣，太祖令俶與太宗、秦王敘昆仲之禮，俶伏地叩頭，涕泣固讓，乃止。會將以四月幸西京，親雩祀，俶懇請扈從，不許，留惟濬侍祠，令俶歸國。太祖宴餞於講武殿，賜窄衣、玉束帶、玉鞍勒馬、玳瑁鞭、金銀錦綵二十餘萬、銀裝兵八百事，謂俶曰：「南北風土異宜，漸及炎暑，卿可早發。」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，太祖曰：「川陸迂遠，當俟詔旨，即來覲也。」俶將發京師，特賜導從儀衛之物，率皆鮮麗，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。自俶之至，逮於歸國，太祖所賜金器萬兩、白金器又數萬兩、白金十餘萬兩、錦綺綾羅紬絹四十餘萬匹、馬數百匹，他物不可勝計。俶既歸國，嘗視事功臣堂，一日命坐於東偏，謂左右曰：「西北者神京在焉，天威不違顏咫尺，俶豈敢寧居乎？」

太宗即位，加食邑五千戶。俶貢御衣，通天犀帶，絹萬匹，金器、玳瑁器百餘事，金銀釦器五百事，塗金銀香臺、龍腦檀香床、銀假果、水晶花凡數千計，價直鉅萬；又貢犀角象牙三十株、香藥萬斤、乾薑五萬斤、茶五萬斤。俶又請歲增常貢，詔不許。太平興國二年正月，孫氏卒，遣給事中程羽吊祭。九月，上言乞所賜詔書呼名，不許。

三年三月，來朝，遣判四方館事梁迥至泗州迎勞；惟濬先在闕下，上遣至睢陽候俶。俶先遣孫承祐入奏事，上即遣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於郊，又命齊王廷美宴俶於迎春苑。俶至，對於崇德殿，賜襲衣、玉帶、金銀器、玉鞍勒馬、錦彩萬匹、錢千萬；賓佐崔仁冀等賜金銀帶、器幣、鞍馬有差。即日宴俶長春殿，令劉鋹、李煜預坐。俶貢白金五萬兩、錢萬萬，絹十萬匹、綾二萬匹、綿十萬，屯茶十萬斤、建茶萬斤、乾薑萬斤，越器五萬事，錦緣席千，金銀畫舫三、銀飾龍舟四，金飾烏檔木御食案、御床各一，金樽罍盞斝各一、金飾玳瑁器三十事、金釦藤盤二、金釦雕象俎十，銀假果樹十事、翠毛真珠花三

叢，七寶飾食案十、銀樽罍十、盞斝副焉，金釦越器百五十事、雕銀俎五十，密假果、剪羅花各二十樹，銀釦大盤十，銀裝鼓二、七寶飾胡琴五弦箏各四、銀飾箜篌方響羯鼓各四、紅牙樂器二十二事，乳香萬斤、犀角象牙各一百株，香藥萬斤、蘇木萬斤。上又嘗召俶及其子惟濬宴後苑，泛舟池中，上手酌酒以賜俶，俶跪飲之。其恩待如此。

四月，會陳洪進納土，俶上言曰：「臣伏有懇誠，貯於肺腑，幸因入覲，輒敢上聞。蓋虞神道之害盈，必冀天慈之從欲。臣近蒙朝廷賜以劍履上殿，詔書不名，仍以本道領募卒徒，嘗營戈甲，特建國王之號，俾增師律之嚴，皆所以假其寵名，託於鄰敵。方今幅員開外，名數洞分，豈可冒居，自罹公議？合從省罷，以正等威。除本道軍士、器甲臣已曾奏納外，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，望皆許解罷。凡頒詔命，願復名呼，庶聖朝無虛授之恩，微臣免疾顛之禍。」優詔不許。

五月乙酉，俶再上表：「臣慶遇承平之運，遠修肆覲之儀，宸眷彌隆，寵章皆極。斗筲之量實覺滿盈，丹赤之誠輒茲披露。臣伏念祖宗以來，親提義旅，尊戴中京，略有兩浙之土田，討平一方之僭逆。此際蓋隔朝天之路，莫諧請吏之心。然而稟號令於闕庭，保封疆於邊徼，家世承襲，已及百年。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，削平諸夏，凡在率濱之內，悉歸輿地之圖。獨臣一邦僻介江表，職貢雖陳於外府，版籍未歸於有司，尚令山越之民，猶隔陶唐之化。太陽委照，不及蔀家，春雷發聲，冗為聾俗，則臣實使之然也，罪莫大焉。不勝大願，願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，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。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，察乃心之傾向，特降明詔，允茲至誠。」

詔答曰：「卿世濟忠純，志遵憲度，承百年之堂構，有千里之江山。自朕纂臨，聿修覲禮，睹文物之全盛，喜書軌之混同，願親日月之光，遽忘江海之志。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，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，舉宗效順，前代所無，書之簡編，永彰忠烈。所請宜依。」

丁亥，詔曰：「漢寵功臣，聿著帶河之誓；周尊元老，遂分表海之邦。其有奄宅勾吳，早綿星紀，包茅入貢，不絕於累朝，羽檄起兵，備嘗於百戰。適當輯瑞而來勤，爰以提封而上獻。宜遷內地，別錫爰田，彌昭啟土之榮，俾增書社之數。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，世濟忠貞，兆積德於靈源，書大勳於策府。近者慶沖人之踐阼，奉國珍而來朝，齒革羽毛既修其常貢，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，願宿衛於京師，表乃心於王室。眷茲誠節，宜茂寵光。是用列西楚之名區，析長淮之奧壤，建茲大國，不遠舊封，載疏千里之疆，更重四征之寄。疇其爵邑，施及子孫，永夾輔於皇家，用對揚於休命，垂厥百世，不其

偉歟！其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為淮海國王，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，即以禮賢宅賜之。」惟濬為節度使兼侍中，惟治為節度使，惟演為團練使，惟願暨侄郁、昱並為刺史，弟儀、信並為觀察使，將校孫承祐、沈承禮並為節度使。體貌隆盛，冠絕一時。

是歲七月中元，京城張燈，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、陳聲樂以寵之。八月，令兩浙發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朝，凡舟一千四十四艘，所過以兵護送。杭州貢俶樂人凡八十有一人，詔以三十六人還杭州，四十五人賜俶。俶上表謝，上親畫「付中書送史館」。

四年二月宴苑中，俶被病拜不能起，上命以銀裝肩輿送歸，因以賜之。四月，從征太原，賜羊三百、酒十斛。俶小心謹恪，每晨趨行闕，人未有至者，必先至，假寐以待旦。上知之，謂俶曰：「卿已中年，宜避風冷，自今入謁不須太早也。」特輟御前二大燭以賜之，令先赴前頓。上嘗賜從臣食於中路頓，並賜衛士羊臂臑、卮酒，觀其飲啖。上見其雄壯，因顧俶，俶進曰：「所謂『如虎如貔、如熊如羆』者也。」會劉繼元降，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太原者，顧謂俶曰：「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，不致血刃，深可嘉也。」俶頓首謝。俶中途被足疾，車駕親臨問，令太醫然艾以灸，疾尋愈。還京策勳，宰相進擬加食邑萬戶、實封千戶。上即改白麻，倍加食邑二萬戶、實封二千戶。

五年八月，俶被病，上臨問，賜白金萬兩、錢千萬、絹萬匹、金器千兩，賜其子惟濬、惟治白金各萬兩。是冬，車駕幸大名府，詔俶乘肩輿即路。六年，又被病，賜告久之，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、水精棋子，乃諭旨曰：「朕機務之餘，頗曾留意，以卿在假，可用此遣日。」

八年十二月，上言曰：「臣以蕞爾之軀，蒙被恩寵，賦祿百萬，兼職數四。元帥之任實本於兵權，國王之號蓋屏於帝室，尚書總百揆之重，中書掌八柄之繁，維師冠於上台，開府當於極品，臣之孱瑣，罔克負荷。邦國之制式著等威，名器之間固有涯分，徒速罪戾，以取顛隮。伏望聖旨特從省罷。」不許。表三上，下詔曰：「 分茅胙土，所以彰世及之榮；大輅繁纓，所以表名器之重。至若褒寵勳德，度越典常，咨於舊章，爰推異數。乃有體好謙之德，形固讓之辭，敦諭再三，確乎不拔，用曲至公之論，式光知止之風。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，風雲通感，奄有勾吳之地，不忘象魏之心。掃境來朝，舉宗宿衛，籍其土宇，入於朝廷，式昭職員，胙之淮海，居天子二老之任，啟真王萬戶之封，並加寵章，用答忠順。而乃屢形表疏，願避官榮，發於深衷，誠不可奪。若以靈臺偃伯，武庫橐兵，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，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。願寢元帥之名，勉徇由衷之請。

其乃世祚明德，存於帶礪之盟；帝齎良弼，寵以台輔之任。極馭貴之爵，增衍食之封，非足酬庸，適以昭德，勉膺渥澤，克副眷懷。可罷天下兵馬大元帥，餘如故。」

雍熙元年，改封漢南國王。四年春，出為武勝軍節度，改封南陽國王。俶久被病，詔免入辭。將發，賜玉束帶、金唾壺、碗盎等。俶四上表讓國王，改封許王。端拱元年春，徙封鄧王。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，與使者宴飲至幕，有大流星墮正寢前，光燭一庭，是夕暴卒，年六十。

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，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，復與父元瓘卒日同，人皆異之。上為廢朝七日，追封秦國王，謚「忠懿」，仍正衙備禮發冊曰：

皇帝若曰：昊穹眷祐，賢哲挺生，稟象緯之純精，負經綸之盛業，作民父母，為國翰垣。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，其沒也峻徽章而崇禮命。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、武勝軍節度、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、使持節鄧州諸軍事、行鄧州刺史、上柱國、鄧王、食邑九萬七千戶、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、賜劍履上殿、詔書不名錢俶，嗣祖考之令德，奠東南之奧區，開國承家，本仁祖義；以忠孝而保社稷，以廉讓而化人民；勤翊戴於累朝，克惠綏於一境，世傳威略，志慕聲明。

當武庫戢兵，洞閱詩書之府；洎秣陵問罪，雄張犄角之師。致區宇之同文，賴忠良之協力。逮於纂紹，益享崇高，蘊明哲而保身，務傾輸而竭節，盡獻土壤，來歸闕庭，予嘉乃功，薦錫殊寵。而道隆簡退，志尚謙沖，屢辭郤穀之權，難奪范宣之讓。朕深惟勳舊，俾就養頤，爰出殿於大邦，庶聿臻於眉壽，式緊元老，永輔眇躬。

何天道之難諶，而梁木之斯壞！長沙既往，空存甲令之勳；征虜云亡，但見雲臺之像。賵賻從於異等，嗟悼廢於臨朝；寧酬柱石之勳，未極君臣之分。庸加典則，以厚始終。

今遣使太中大夫、尚書工部侍郎、上柱國、汾陽郡開國侯、食邑一千戶、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冊贈爾為秦國王。嗚呼！德無不報，予敢忘於格言；魂而有知，爾尚欽於天命。嗚呼哀哉！

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。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，管內諸州皆子弟，將校授任而後請命於朝，有至使相者。俶任太師、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，為元帥三十五年。及歸

朝卒，子惟演、惟濟皆童年，召見慰勞，並起家諸衛將軍。善始令終，窮極富貴，福履之盛，近代無比。

然甚儉素，自奉尤薄，常服大帛之衣，幃帳茵褥皆用紫絁，食不重味。頗知書，雅好吟詠。在吳越日，自編其詩數百首為《正本集》，因陶穀奉使至杭州，求為之序。性謙和，未嘗忤物。在藩日，每朝廷使至，接遇勤厚。所上乘輿、服物、器玩，製作精妙，每遣使修貢，必羅列於庭，焚香再拜，其恭謹如此。崇信釋氏，前後造寺數百，歸朝又以愛子為僧。善草書，上一日遣使謂曰：「聞卿善草聖，可寫一二紙進來。」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，詔書褒美，因賜玉硯金匣一，紅綠象牙管筆、龍鳳墨、蜀箋、盈丈紙皆百數。

屬久病家居，有黃門趙海被酒造其第求見，因出藥數丸謂俶曰：「此頗療目疾，願王即餌之。」俶即餌焉。既去，家人皆惶駭不測，俶曰：「此但醉耳，又何疑哉？」後數日，上聞大驚，捕海繫獄，決杖流海島。

初，俶為胡進思所立，廢其兄倧，徙越州，資給豐厚。進思屢請除之，恐為後患，俶泣曰：「若殺吾兄，吾終不忍，汝欲行其志，吾當退避賢路。」進思慚而退。俶慮進思害倧，遣親將薛溫為倧守衛，戒之曰：「委汝以保全廢王，苟有非常，汝當以死捍之。」溫至越旬餘，有二卒夜持刃逾垣入，倧闔戶拒之，呼聲達於外，溫領徒而入，斃二卒於庭中，乃進思之所遣也。進思因憂懼，疽發背，卒。從左右屢有以倧為言，俶終拒之。倧居越州二十餘年卒。

俶自建隆已來貢奉不絕，及用兵江左，所貢數十倍。先是鏐與戰士多賜己姓，後俶歸朝，皆稱同宗。淳化三年，詔令復本姓。又浙中劉氏避鏐諱，改為金氏，亦令還故。景德中，有司請以禮賢宅為司天監，真宗以先朝所賜，不許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子惟演等復表上之，詔賜錢五萬貫，仍各賜第一區。

子惟濬、惟治、惟渲、惟演、惟灝、惟濯、惟濟。惟渲至韶州團練使，惟灝賀州團練使，惟濯至左龍武將軍、獎州刺史。惟演自有傳。

子 惟濬

惟濬，字禹川，俶嫡子也。裁數歲，俶表授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大使、檢校太保、鈐轄兩浙管內土客諸軍事。建隆元年，加檢校太傅。三年，領建武軍節度。乾德初，加檢校

太尉。是年冬，來朝，因侍祠南郊。六年，復來朝，侍郊祀，命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。開寶二年，授鎮東等軍節度、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、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。未幾，來朝，太祖召宴苑中，令黃門奏《簫韶》樂，與諸王同席而坐。賜白玉帶、珠綴衣、水精鞍勒御馬，賜賚鉅萬計。月餘遣歸，辭日，又賜襲衣、玉帶、金鞍勒馬。四年，又來朝，因侍祠南郊，寵待殊等。及大兵征金陵，惟濬從父下毗陵，以功加平章事。九年，隨俶入朝，俶先歸，留惟濬扈從郊祀西洛。

太宗即位，加兼侍中。太平興國二年，丁母妃孫氏憂，起復，加鎮東大將軍、右金吾衛大將軍，員外置同正。俶將入朝，惟濬先奉方物來貢，詔戶部郎中侯涉至泗州迎勞之，賜賚無算，並增其食邑。三年，隨俶來朝，俶盡獻浙右之地，改封淮海國王，徙惟濬淮南節度。是冬，郊祀恩，加檢校太師。從平太原及從征幽薊，又從幸大名。雍熙元年，郊祀，改山南東道節度。四年，徙鎮安州。惟濬雖再移鎮，常留京師。端拱初，籍田，封蕭國公。俄俶薨，起復，加兼中書令。

惟濬與俶諸子共進錢金、綾羅、犀玉帶笏、犀角、象牙、丁香、金玉馬腦鞍勒、金玉珠翠首飾、樂器、博具、器皿什物、馬橐駝牛驢車凡數十萬計。俶妻俞氏又進金銀十餘萬、犀二十株、通犀赬犀玉帶二十二條、水晶佛像十二事。惟濬又進女樂十人，上不納，各賜錦綵三十段遣還之。淳化初，杭州以錢氏家廟所藏唐、梁以來累朝所賜玉冊竹冊各三副、鐵券一來上，上悉以賜惟濬。明年春，得疾暴卒，年三十七。廢朝二日，追封邠王，謚「安僖」，中使典喪事。

子守吉、守讓。守吉至西京作坊使。

守讓，字希仲，以蔭累遷供備庫使，天禧四年，錄諸國之後，加領榮州刺史，改東染院使，卒。守讓頗勤學為文章，退居多閉關讀書，屢獻歌頌，真宗優詔褒獎。有集二十卷。子恕，娶曹王元偁女長安縣主。

子 惟治

惟治，字和世，廢王倧之長子。倧初遷於越而惟治生，俶愛之，養為己子。幼好讀書。八歲授兩浙牙內諸軍指揮使，判軍糧營田事，又改德化軍使，遷檢校太保、台州團練使。乾德四年四月，制授寧遠軍節度、檢校太傅，仍兼衙職，與惟濬節旄同日而至，國人榮之。

王師討江南，惟治從俶率兵下常州，策勳改奉國軍節度。俶入朝，命惟治權發遣軍國事。俶還，令奉幣入貢，撫諭命賜甚厚。惟治又獻塗金銀香師子、香鹿鳳鶴孔雀、寶裝鬃合、釦金瓷器萬事，吳綾綾千匹。辭日，賜襲衣玉帶、塗金鞍勒馬、金銀器、繒綵踰萬計。

太宗嗣位，進檢校太尉。太平興國三年，俶再入覲，又權國事。一夕廄中火，惟治率兵臨高下視，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，敢後顧者斬，頃之火息。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，惟治命杖背於府門。俶既納土，朝廷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，惟治奉兵民圖籍、帑廩管籥授旻，與其弟惟渲、惟灝歸朝。次近郊，遣內侍護諸司供帳迎勞至京師，即日召對長春殿，賜衣服、金帶、鞍勒馬、器幣，改領鎮國軍節度。五年八月，車駕幸俶第，召見惟治，賜白金萬兩。

惟治善草隸，尤好二王書，嘗曰：「心能御手，手能御筆，則法在其中矣。」家藏書帖圖書甚眾，太宗知之，嘗謂近臣曰：「錢俶兒侄多工草書。」因命翰林書學賀丕顯詣其第，遍取視之，曰：「諸錢皆效浙僧亞栖之跡，故筆力軟弱，獨惟治為工耳。」惟治嘗以鍾繇、王羲之、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，優詔褒答。

雍熙三年，大出師征幽州，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。前一日曲宴內殿，惟治獻詩，帝覽之悅，酒半，遣小黃門密諭北面之寄。至則訓兵享士，頗勤政務，設廚饌於城門以待使傳。

初，惟濬雖俶嫡嗣，然俶以其放蕩無檢，故器惟治，再俾權國務。嘗一夕俶暴疾，孫妃悉斂符籥付惟治，後惟濬知之，甚恚恨。洎入朝，惟濬止奉朝請，而委惟治藩任焉。俶薨召還，起復檢校太師。移疾就第百日，有司請罷奉，特詔續給。累上表請罷節鎮，優詔不許。

惟治既病，心恍惚，家事不肅。咸平初，僮奴以姦私殺人於庭，事連閨闥。真宗為停按鞫，止授右監門衛上將軍，其子駕部員外郎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。晚年頗貧匱。景德中，其弟惟演獻文，上對宰相稱其公王之後，能苦心翰墨，令記其名，因曰：「錢氏繼世忠順，子孫可念，如聞惟治頗貧乏，尤可軫惻。」特轉右武衛上將軍，月給奉十萬。累加左驍衛上將軍、左神武統軍。大中祥符七年七月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贈太師。初，有司援統軍陳承昭、孟玨例，當贈東宮保傅。上以俶奉土歸國，優其贈典。又聞群臣家貧乏者不欲官給喪事，為罷詔葬。錄其四子官，及外弟、子婿、親校並甄擢之。

惟治好學，聚圖書萬餘卷，多異本。慕皮、陸為詩，有集十卷。書跡多為人藏秘，晚年雖病廢，猶或揮翰。真宗嘗語惟演曰：「朕知惟治工書，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，卿為求數輻進來。」翌日，寫聖製詩數十章以獻，賜白金千兩。

初鎮四明，嘗夢神人披甲，自稱「西嶽神」，謂惟治曰：「公面有缺文」，即捧土培之。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。

子丕，字簡之，幼好學。雍熙中，俶上言欲求舉進士，太宗以其世家子，特召試內署，授秘書丞，賜金紫，累遷駕部郎中。嘗知新淦縣，又知衡州。惟治卒，以將作少監起復，俄為三司戶部判官，卒於光祿少卿。

子 惟濟

惟濟，字巖夫。生七歲，俶封漢南國王，奏補本府元從指揮使，歷諸衛將軍，領恩州刺史，改東染院使，真拜封州刺史。真宗祀汾陰還，燕近臣苑中，命惟濟射，一發中的。故事，刺史射不解箭，帝賜解之，且賜襲衣、金帶。

其後請試郡，命知絳州。民有條桑者，盜奪桑不能得，乃自創其臂，誣桑主欲殺人，久繫不能辨。惟濟取盜與之食，視之，盜以左手舉匕箸，惟濟曰：「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，今汝創特下重，正用左手傷右臂，非爾自為之邪？」辭遂服。帝聞之，謂宰相向敏中曰：「惟濟試守郡輒明辨，後必為能吏矣！」

徙潞州。民相驚有外寇，奔城而仆者相枕藉，惟濟從容行視，從騎甚省，民乃安。遷永州團練使，改知成德軍。仁宗即位，加檢校司空。民有偽作白金質取緡錢者，其家來告，惟濟曰：「第聲言被盜，示以重購，質者當來責餘直，即得之矣。」已而果然，乃杖配之。以吉州防禦使留再任，遷虔州觀察使，知定州。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，至燒銅錢灼臂，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雪中，械婦人往視兒死。其慘毒多此類。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，改保靜軍留後。

惟濟喜賓客，豐宴犒，家無餘貲，帝賜白金二千兩，所負公使錢七百餘萬。卒，贈平江節度使，謚「宣惠」。遣使護葬事，賜賻錢二百萬、絹千匹。有《玉季集》二十卷。惟濟有吏幹，能戢下而性苛忍，所至牽蔓滿獄。重囚棄市，或斷手足，探肝膽，用以威眾。

觀者色動，而惟濟自若也。

弟 儼

儼，字誠允，俶之異母弟也。本名信，淳化初改焉。幼為沙門，及長，頗謹慎好學。俶襲國封，命為鎮東軍安撫副使。周顯德四年，奏署衢州刺史。太祖平揚州，俶遣儼入賀，命閤門副使武懷節齎詔迎勞，賜賚甚厚。及歸，又賜玉帶、名馬、錦綵、器皿。開寶三年，代兄偘知湖州，充宣德軍安撫使。俶奉詔攻毗陵，命儼督漕運。太平興國二年，從俶之請，授新、媯、儒等州觀察使，仍知湖州，儼兄儀為慎、瑞、師等州觀察使。入朝，以儼為隨州觀察使，儀為金州觀察使。侍祠郊宮，特召升儼班於節度使之次。儀卒，儼換金州。常從幸天駟監，會賜從官馬，太宗敕有司曰：「錢儼儒者，宜擇馴馬給之。」未幾，出判和州，在職十七年。咸平六年，卒，年六十七，贈昭化軍節度。

儼嗜學，博涉經史。少夢人遺以大硯，自是樂為文辭，頗敏速富贍，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。歸京師，與朝廷文士遊，歌詠不絕。淳化初，嘗獻《皇猷錄》，咸平又獻《光聖錄》，並有詔嘉答。所著有前集五十卷、後集二十四卷、《吳越備史》十五卷、《備史遺事》五卷、《忠懿王勳業志》三卷，又作《貴溪叟自敘傳》一卷。

善飲酒，百卮不醉，居外郡嘗患無敵，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，儼問其狀，曰：「飲益多，手益恭。」儼曰：「此亦變常，非善飲也。」

從子 昱

昱，字就之，忠獻王佐之長子。佐薨，昱尚幼，國人立倧，遂以昱為咸寧、大安二宮使。俶嗣國，承制授秀州刺史。太祖受禪，俶遣昱入貢，與江南使同侍宴射於後苑。江南使先中的，令昱解之，昱應弦而中，賜以玉帶。及平蜀，復來賀。歸國，為台州刺史。俶得福州，命昱守之。王師討江南，為東面水陸行營應援使。從俶入朝，授白州刺史。

昱好學，多聚書，喜吟詠，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。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，迭錄所記，昱得百餘條，因集為《竹譜》三卷。俄獻《太平興國錄》。求換臺省官，令學士院召試制誥三篇，改秘書監，判尚書都省。時新葺省署，昱撰記奏御，又嘗以鍾、王墨跡八卷為獻，有詔褒美。

出知宋州，改工部侍郎，歷典壽、泗、宿三州，率無善政。至道中，郊祀，當進秩，太宗曰：「昱貴家子無檢操，不宜任丞郎。」以為郢州團練使。咸平二年，表入朝，以病不及陛見，卒，年五十七。

昱善筆劄，工尺牘，太祖嘗取觀賞之，賜以御書金花扇及《急就章》。昱聰敏能覆棋，工琴畫，飲酒至斗餘不亂。善諧謔，生平交舊終日談宴，未曾犯一人家諱。有集二十卷。然貪猥縱肆，無名節可稱。生子百數。涉，雍熙中進士及第。絳，至內殿承制、閤門祗候，累典郡，頗以幹力稱。

俶之群從又有台州刺史仰之子昭序，字著明，好學喜聚書，書多親寫。知通利軍，以勤幹聞，至如京副使。衢州刺史偓之子昭度，字九齡，至供奉官。俊敏工為詩，多警句，有集十卷，蘇易簡為序行於世。

孫承祐 〈附〉

孫承祐，杭州錢塘人。俶納其姊為妃，因擢處要職，累遷浙江東道鹽鐵副使、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、知靜海軍節度事。

開寶初，隨俶子惟濬入貢，詔授光祿大夫、檢校太保、鎮東鎮海等軍行軍司馬。俶又私署中吳軍節度。七年，俶復遣承祐入貢，賜襲衣、玉帶、鞍勒馬、黃金器五百兩、銀器三千兩、雜綵五千匹，且令諭旨於俶，將有事於江表。及王師渡江，命內客省使丁德裕率步騎一千，詔俶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、潤。承祐從俶克毗陵，功居多，詔改中吳軍為平江軍，真授承祐節。太平興國中，俶來朝，盡獻其地，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。五年，從幸大名，留知府事。雍熙二年，改知滑州，數月卒，贈太子太師，中使護葬。

承祐在浙右日，憑藉親寵，恣為奢侈，每一飲宴，凡殺物命千數，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箸。所居室中，爇龍腦日不下數兩。從車駕北征，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。至幽州南村落間，日已旰，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，適遇承祐，即延所止幕舍中，膾魚具食，窮極水陸，人皆異之。

承祐少時，嘗夢人以蓍草一本，增其一而授之。既寤，以語所親曰：「『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』，今增其一，我壽止於此乎。」果五十而卒。

子誘，至駕部郎中，出為淮南節度行軍司馬。

沈承禮 〈附〉

沈承禮，湖州烏程人。錢鏐辟置幕府，署處州刺史。鏐子元瓘以女妻之，署為府中右職，出為台州刺史。元瓘卒，子佐嗣，以承禮掌親兵。俶襲位，命知威武軍節度事，充兩浙都鈐轄使。

王師征江南，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平毗陵，因攻潤州。城中兵夜出焚外柵，諸將皆欲馳救，承禮曰：「古人有言，擊東南而備西北者，此之謂也。」命士皆擐甲蓐食，堅壁不動。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，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。丹陽平，遂率兵抵建業。李煜歸朝，錄其功，真授福州節制。太平興國初，俶盡獻浙右地，徙承禮鎮密州。八年，卒，年六十七。廢朝二日，贈太子太師，中使護葬。

初，秦王廷美之敗也，有司按驗，俶、惟濬、孫承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，獨承禮無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